



# 吴钩：宋人的生活最接近现代文明

□本报记者 徐静



齐鲁晚报：在《风雅宋》之前，您已经出版过《生活在宋朝》《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》《宋：现代生活的拂晓》等一系列说宋讲宋的书，您为何如此钟情于宋朝，毕竟在创作《隐权力》时研究重点还是明清。

吴钩：确实，我对中国历史的关注点最早是明清史，读了不少明清时期的笔记小说。在写作《隐权力》的过程中，我已开始留意到宋代政制。《隐权力》里有一篇文章，说到历代王朝均有内朝，唯独宋朝没有。写这篇文章时，觉得宋朝的政治运行跟其他王朝有着很大的区别，似乎更加光明磊落，至少不像明王朝搞那么多的特务监视群臣，也不像清代康熙乾隆盛世那样大搞文字狱。读明清史时，我所留意的多为历史的阴暗面。渐渐地，自己都有些生厌。等我开始探究宋朝历史，看到的却是历史的光明面：商业繁华、物质发达、社会富庶、文化昌盛、人口自由流动、言论环境宽松、士大夫争鸣……我觉得这就是宋朝的魅力所在。

齐鲁晚报：人们对宋朝的评价很对立，一方认为宋王朝“积贫积弱”，而东洋与西洋诸多汉学家则高度赞赏宋代的文明成就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对立？

吴钩：近代以来，中国主流史学界对于宋朝的评论并不高，即便是对宋学高度推崇的钱穆先生，也是用“积贫积弱”四字形容宋王朝。但是日本与欧美的汉学家对宋代却不吝于赞美，评价很高，比如英国汉学家伊懋可认为，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“经济革命”，宋朝是“现代的拂晓时辰”则是法国汉学家白乐日的说法。为什么评价宋朝的反差如此之大？我认为，中国人看待中国历史，往往摆脱不了对国运的关注，因而影响情感的取舍；而海外学者则多以超然的心态去评估一个王朝的文明表现。随着近代中国屈辱史的远去，国人关注国运的焦虑感会越来越淡，会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看待历史。

齐鲁晚报：很多人表示，如果穿越回古代最希望回到宋朝，是宋朝的生活质量在吸引他们吗？

吴钩：这大概是因为宋代的社会、商业、生活等方面的“软性成就”吸引了他们。我曾跟网友开玩笑说：“如果你非要选择一个朝代来生活的话，我建议你选宋朝。为什么？因为宋人的生活是最为接近现代文明的，现代人更容易适应。比如宋代食物比较充沛，出现了丰富的点心与美食，民间开始形成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，而在此之前，人们一天是只吃两顿饭的；宋朝的平民也开始享受到丰富的夜生活，可以自由逛夜市，在酒楼夜饮，到瓦舍勾栏观赏文艺演出，不像其他王朝有严厉的夜禁。”但我们应该注意，宋朝的文明成就不仅仅是我们指出的这些。



齐鲁晚报：您的新书《风雅宋》从宋画入手，借鉴了300幅宋画，这也得益于宋人的写实主义画风提供了大量素材，以图证史这种研究方式是否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？

吴钩：在西方学界，“以图证史”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——图像史学。而宋画有别于其他朝代美术作品的一大特色，就是高度的写实性。一幅（一组）历史图像，往往包含着三个层次的历史信息。第一层：画家有意识描绘的图像信息，通常也体现在图画的题签上，比如南宋画师摹绘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。第二层，是画家无意识透露出来的“社会生活痕迹”。比如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的韩宅家具，从承具到坐具，从屏风到架具，从卧具到床上用品，都是典型的宋式家具写照。第三层，是绘画风格所隐含的时代精神。我们去看清代的仕女画，比如焦秉贞《仕女图》系列，会发现清人画笔下的女性形象，几乎都是瓜子脸，削肩，体态纤细，头部与身体的比例失调，服装多为冷色调的青色、蓝色。这也许反映了女性受礼教束缚加深的时代信号。

齐鲁晚报：《清明上河图》是您书中引用最多的一幅画，关于它描绘的是北宋的繁华还是危机的学术争论一直存在，您在研究中如何把握中立而避免先入为主，更何况您已经被戴上了“宋粉”的帽子？

吴钩：《清明上河图》描绘的到底是东京的盛世繁华景象，还是北宋末期深重的社会危机？学界一直有争论。我个人坚持，想探究张择端创作的主观意图是毫无必要的，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观察张择端笔下的画面，了解宋代的城市格局与面貌，商业的分布与形态，进而考论宋代的城市制度，包括夜禁制的松弛、坊市制的瓦解。不必讳言，在解读宋画的过程中，肯定带入了我的情感与价值判断，不可能完全“中立”，我不会去考虑是否会被戴上“宋粉”的帽子，只要我的论述有史料依据，能自圆其说，就够了。

齐鲁晚报：您通过宋画（《宋人人物图》）推断出宋朝人很喜欢请画师为自己画自画像，为什么据此认为这体现了宋人自我意识的觉醒？

吴钩：我觉得宋人的这一习惯是自我意识集体觉醒的体现。记得余英时先生曾提出，肖像画是个人主义兴起的一个清楚的标志。魏晋士人群体觉醒的自我意识，更多表现为对自己生命的挥霍和对欲望的放纵，所谓的“魏晋风流”就是由饮酒、服药、裸袒、清谈之风构成。套用弗洛伊德的理论，可以说，魏晋士人的自我意识其实就是“本我”的苏醒；相比之下，宋人的自我意识，更多的是对“我”的理性审视，是“超我”的觉醒。

“从前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、唐朝，就褒就捧：盛世治世；一讲到宋代，就贬就抑：积贫积弱。”而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宋代生活史、社会史与政法史的专栏作家、历史研究者吴钩，主张“重新发现宋朝”，已出版《宋：现代的拂晓时辰》《生活在宋朝》等著作。

在他眼中，宋朝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开明、科技先进的时代，是一个社会富庶、商业繁华、开启近代化的“商业宋”，一个别开生面、活色生香、艺术气息浓厚的“风雅宋”。近日，本报记者专访了学者吴钩，请他谈谈自己为何如此钟情宋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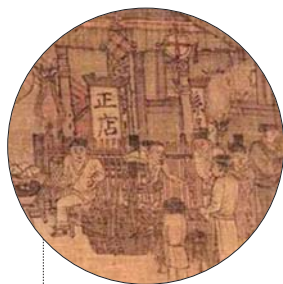


齐鲁晚报：有这样一种论点，认为“唐代是人文主义的，而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”。您认为宋朝具备格物致知的精神，与您推崇的科学精神有何必然联系？

吴钩：这个论点应该是汉学家李约瑟提出来的。不过我并不认为李约瑟说对了，因为宋代同样是一个人文主义的时代。当然，宋人的确很重视科学技术，我觉得这与宋朝的时代精神有关。宋代理学家讲“格物致知”，这个“知”包含了哲学解释与科学原理。朱熹认为，“天地中间，上是天，下是地，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，山川草木，人物禽兽，此皆形而下之器也。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，便各自有个道理，此便是形而上之道。所谓格物，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，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。”事实上，朱熹本人就是一位对宇宙充满了好奇并保持终生思考的科学爱好者，他还将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读得滚瓜烂熟。

齐鲁晚报：宋朝的审美品位、享受方式，上至皇帝，下到平民百姓，普及得特别广泛。但正是在宋朝，朱熹建立起了从“勤、谨”二字着眼的理学体系，这是一种物极必反吗？

吴钩：我坚持认为，与其说理学束缚了人的自由，不如说它旨在约束人心中的欲望。我们知道，朱熹提过一个主张：“遏人欲而存天理”。对这句话我们一直存有误解，其实我们应该来听听朱熹本人的解释，他说：“饮食，天理也；山珍海味，人欲也。夫妻，天理也；三妻四妾，人欲也。”显然，朱熹并不反对正当的人性需求，而是反对没有节制的欲望。理学在宋代，我觉得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矫正。因为宋代是一个重商主义、社会风气很开放、物欲横行、讲求享乐主义的时代，理学强调对欲望的节制，是思想界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忧虑而作出的正常反应。当然，理学如果被滥用，确实容易成为束缚平民自由的绳索。不过，我们要知道，宋代又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，程朱理学在宋代影响并不大，只是众多学说中的一支。今天不少人动辄称宋朝人受程朱理学影响，并不准确。



齐鲁晚报：您认为宋朝开启了世界最早的近代化，还掀起了城市革命，这种治理智慧是不是与宋朝独特的商业性格有关？“宋代近世说”和“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”哪一个更有说服力？

吴钩：“宋朝开启了世界最早的近代化”这个说法是海外汉学家的共识。宋代出现的近代化，不能简单地说是来自宋王朝的商业性格，毋宁说，宋代的重商主义本身就是近代化的表现之一。不妨跟晚清的近代化比较一下，国内主流的近代史研究都认为，鸦片战争之后，中国是被迫走上了近代化转型之路。但宋代近代化的动力，显然内在于华夏传统之中，是中国文明自我演进与突破的结果。所谓“唐宋变革”，实为基于文明积累的变革，并非从天而降的馅饼。

我当然赞同“宋朝开启了世界最早的近代化”之说，对所谓的“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”则存有疑问。我的疑问主要有两点：第一点是并不发达的货币经济，中晚明之后，白银已成为明王朝最重要的货币，但只是以原始的称量货币形态出现。明政府既没有想过发行标准化的银币，也没有为白银的成色与度量衡制定统一的标准，更没有想到发行银本位的银票。第二个疑问是，有明二百年，平民的日工价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准线上，如果商品经济出现快速发展，工价可能一直保持低水平吗？

齐鲁晚报：宋朝发达的商品经济是重商主义的反映，但这并没有直接促成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。您如何看待所谓的“李约瑟难题”——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，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？

吴钩：如果非要我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解释，我会说，“唐宋变革”所代表的近代化进程在南宋灭亡之后被中断了，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。为了避免认为我心存偏见，我还是直接引述周良霄《元代史》序文中的一段话来说明：“明代的政治制度，基本上承袭元朝，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。从严格的角讲，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，到南宋灭亡，即陷于中断。至于经济的发展，从两宋到明末形成明显的马鞍形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”

齐鲁晚报：随着对宋史研究的深入，您眼中的宋朝最大的不足是什么？如果要选择第二个深入研究的朝代，会选择哪一个？

吴钩：宋朝的不足是什么？我的回答是：宋王朝的最大不足就是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，以致无法保护自己的文明成就。非常遗憾。如果让我选择第二个深入研究的朝代，我可能会选明王朝，因为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与宋朝相反的朝代，我很想做一个比较研究。

宋朝的「软性成就」吸引了很多当代人

宋画的最大特色，是高度的写实性

宋代的重商主义，是近代化的表现之一

理学在宋代，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矫正